

文化宫的冬杉

如期而来的冬,不改表情,明明白白的冷,也不去别处,清清楚楚在落叶枝头,念最后的别离。

市工人文化宫园内的落叶植物中,立于市总工会大楼前的28棵杉树,叶片在这冬季已成黄褐色的景观。

春暖,杉树暗暗吐绿。入冬则不同,它们转色整齐,一夜尽黄,叶落也是彻底。只是杉树不变挺拔,每次仰见,便想鲁迅赞誉的“魏晋风度”。那冬风中的彻身黄褐色,有嵇康赴刑前弹奏“广陵散”的从容,不是不惧生死、看透生死,而是名士为乐的归去。

西双版纳有榕树独木成林,阳朔仅凭一棵1500年的大榕树成就景区。28棵杉树在文化宫园内,高过四层楼,大棵须双臂合抱,其成行成排得好看,是闹市区景点的限量版。

杉树林在哪儿?文化宫九曲桥东,站在临水的阶梯望园内绿染的山亭,背后便是28棵杉树,比肩有样,有树树平等的感觉。挺拔是杉树与生的特点,它不旁生枝节,

站成华表,成荫透阳,顺应四季。它终身无花惹眼,只做树中草。

文化宫的树来自许多地方,如来自四面八方援建平顶山煤矿的人一样,在这里扎根成荫。去年新栽种的11棵香樟树,就来自湖北,经过一年半的开枝散叶,已经活成自己家乡的样子。而这28棵杉树是40年前由平顶山市东湖景区移栽而来,妥妥的主人。因其高而不藏,春来由枯转绿的显著反差变化,被视为园中首绿。其实,园内寸土寸金,树种都是精挑细选的,只有出色的才能被请进来,就像在劳模园里可圈可点的优秀平顶山人。

夕阳里的杉树长在一起不相扰,状似塔,直而简,刚而柔,树梢在更高层随风和畅,窄己宽人,恰礼兵气场,收身不退缩,挺胸没傲慢。独善其身的灵魂滋养,才有内心守静的简单,这是杉树的内质外现。

杉树普通,40多年在文化宫,长成风度,高处风朗,已见天地。

人们在这儿得安静,寻心外无物的感觉。风雨来去,杉树不言,所有的过往都无法复原,瞬间即逝是不改的现实,流光容易把人抛,回忆吹落叶,岁末北风来。

植物生绿衰黄,一切都走在时间里。人间多情,冬来有约,你看飘叶念根,风有心相送。杉树落着自己的叶,等跨年,等春天,一如人们的心情。

◎陆新义(河南平顶山)



救人

◎周洁(河南郟县)

一位小伙子,骑车上班途中遇到一老人晕倒在路边,马上将老人送到医院。当时他身上没带多少钱,手机里也没钱可转,只得打电话向女友求救。

女友一进病房就骂小伙子:“你脑子进水了吧,什么闲事你都管!”

可当女友看到病床上的老人后,大吃一惊,叫了一声“爸”。老人看了她一眼,对小伙子说:“孩子,你是好人,好人必得福报。”

后来,老人康复出院,特地请小伙子吃了一顿饭。饭桌上,老人神色庄重地说:“小伙子,选择远比努力重要。对象的选择,约等同于命运的选择。你不能娶我女儿,她配不上你啊!”

后来,老人的女儿决定嫁给那位小伙子,可老人说啥都不同意。

雪中送“雪”

◎李秀芹(山东淄博)

早年住在乡下胡同里,邻居们都相处得跟一家人一样。有一年冬天,胡同里的石大爷搬走后,又搬来一户陈姓人家。他们刚搬来那天,邻居们还去帮忙搬运家具,但没过几天,大家发现小陈夫妇不仅自己家门口的卫生不打扫,雪天还将自家院里的雪堆到对门沈大爷家门口。

我们看不惯,撺掇沈大爷找小陈理论,但沈大爷说街里街坊没必要太较真。正好沈大爷的孙子想堆雪人,他把自家院里的雪也堆到大门外,动手在门口堆了个雪人。玻璃球做眼睛,胡萝卜当鼻子,石子儿当扣子,我从家里找了一顶破草帽给雪人扣在头上,大家齐动手,雪人做得有模有样。

中午小陈夫妇下班回来,他家两个孩子也放学回家,开心得围着雪人看了又看。沈大爷出来倒垃圾,忙跟小陈夫妇打招呼:“这场雪下得不大,幸亏你家院里的雪没运出去,咱两家的雪凑在一起才堆出一个雪人。”

沈大爷的一番话,虽然客客气气,还带有感谢的意味,小陈夫妇脸上却有些挂不住,支支吾吾地说:“早上着急上班,本想中午回来再运出胡同的。”沈大爷笑着说:“没事儿,你家两个孩子,你们两口子又都上班,以后下雪将院子里的雪堆到大门口,我抽空连我家的一起推出去便是。”

小陈越发不好意思,忙表态说,等天气转晴,他将雪人推出去。大家见小陈这个态度,真心佩服沈大爷。但沈大爷没坐等小陈往外推雪人,还不等雪人化呢,就先动手把雪人请到胡同外的麦地里了。

我们问沈大爷如何修炼成如此肚量,他说,能笑着说出事情就没必要将关系弄僵,多干点活儿权当锻炼身体;抬头不见低头见的,若为了一点儿小事情搞得邻里不和睦,得不偿失。

有人雪中送雪,就堆个雪人装点冬天,给愤怒找个美丽的出口,这是我从沈大爷身上学到的,受用了很多年。

跟着公交转一圈

周末,突然想去坐坐公交车,让已经有些发霉的躯干和灵魂跟着公交车晒晒太阳。

一辆辆公交车驶来,我无动于衷。我以为自己会任意跳上一辆陌生的公交车,任它托走业已臃肿的身躯,然而我没有。

直到走到14路车的始发站。那个站台,泊着一辆崭新的车,我义无反顾地跳了上去。

好多年没有坐14路了。我刚到这个城市的时候,常常坐14路车去讨生活。那个时候公交车不是用来坐的,而是用来挤和站的。车一进站,一场拼力气和运气的游戏马上开始,还没等车上的人从容下来,车下的人早已捷足先登。

那个时候我乐此不疲,喜欢和热气腾腾的生活挤在一起。在每一轮朝日蓬勃欲出的清晨,我和挑着箩筐卖菜的农民、提着鸡鸭进城看望儿女的父亲,还有背着书包上学的孩子,一起请公交车把我们带

向生活的现场。

我没想到直到第三站,才有两人上车。一个孩子,青葱嫩绿;一个老人,白发苍苍。车内的空旷,让我对司机生出几分莫名的惆怅。

在那些挤公交的日子里,我曾对司机没有好感。我讨厌他们的眼睛,像鹰一般犀利,让你投钱的手都有些发虚;我讨厌他们的嘴巴,睁着眼睛说“瞎话”,张口说“里面是空的”,其实门边都插满了人。

待多年后和几个司机朋友聚会,他们谈起当年车上出现的扒手,我才知道他们的吼叫和刹车有着深层的意义。我没想到他们是在与小偷斗智斗勇。年轻时的我,看问题太过简单和肤浅,用自以为是的偏执,不知误会了多少真正的善良。

我羡慕那个上车的孩子,一身校服,干干净净,一上车就拿出了书,读得忘情而投入,不管公交车怎么左右摇晃,他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书本,只有书中人物的喜怒哀乐乐写在他的脸上。

多年前,我的妻子也是这个样子吧。那个时候,未来的岳父母在14路公交车尽头的工地上。周五放了学,妻子收拾好书包,一路小

跑去赶公交车,去见朝思暮想的爹娘。妻子说,她会拿着一本书,默默背诵,似乎一瞬间,汽车就跨过了嘉陵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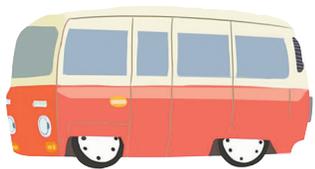
爸妈会陪她吃一顿饭,然后又赶紧让她回去。我不知道,妻子在登上公交车时,会不会多次回头挥手和张望。我们定然在14路公交车上相遇过,极有可能同时坐在同一个位置,羞涩地一次次对望。

好久都没和妻子一起赶过公交车了,一起看天空那抹绚烂的朝霞,一起聆听江水勇敢地歌唱。我们被匆忙的生活挤得过于紧赘,以致我们的灵魂不能赶上。

阳光很好,窗外的城市和河流安然无恙。我放心地把身子交给公交车,让它载着我欣赏繁华的世界。我知道它最终还是要原路返回,只是那个时候,车里陪伴我的人,定然变换成不同的模样。

但我知道妻子在家,默默等待一个转圈归来的人。

◎廖天元(四川南充)



征文启事

日出月升,四季更迭。2024年1月1日,《平顶山晚报》将迎来30岁生日。30年,在历史中或许只是短短一瞬,但对于晚报,则是与广大读者相伴、同行、成长的不离不弃。为庆祝晚报创刊30周年,副刊即日起推出“我与平顶山晚报”征文活动,诚邀广大读者、文友、同行分享与晚报的故事,讲述和晚报的情缘。应征作品应是未公开发表过的原创作品,以散文、随笔为主,1500字以内,晚报将择优刊发。投稿邮箱:wbk@pdsxw.com。

